

說來話長  
**I've seen it all**

畫廊天花



其他和我同一年代出世的，  
大都已經不在了。

年輕時，  
我毫不起眼，  
做尋常的生計謀生，  
那像現在的那樣，  
要做百種事情。  
不過，  
我做的事當時算是新興，  
他們覺得有需要，  
我做得不錯，  
生意越來越好。

那段恐怖的苦難日子……  
那些禽獸來到，  
我無事可做，  
我為世所逼，  
做了些苟且的事。

那段不光彩的日子 . . . . .  
真希望你們永遠都不知道我幹過些甚麼。

有一段時間，  
維持生命的東西，  
由我體內一下子抽空。  
我靜靜的躺着，  
肚內在腐爛，  
大家卻對我的苦況視而不見。  
我以為自己快要死了。

我以前聽過，  
有吃下一粒蘑菇的，  
在胃中竟然生了一棵蘑菇樹。  
我很害怕，  
一直記在心中，  
卻沒想到會發生在自己身上。  
現在我仍然不知它如何走進我裏面，  
但那棵樹一直在我身體茁壯成長，  
吸取我的養份，  
穿過我的胃壁，  
把我的皮膚撐出一條條裂縫。

當時，  
我只覺得自己苟延殘喘。  
其他小生物見我破落，  
無人理會，  
竟然進佔我。  
有人說，  
這些生物的氣味仍然殘留，  
所以更惹人厭的東西都不敢靠近。  
這算是因禍得福吧。

沒想到，  
在真要死去時，  
我竟然被救活過來，  
之後展開兩段和以前全然不同的新生活，  
比以往任何時候都精彩。  
誰說年紀大了就要沈悶度日？

你現在聽到的，  
只是我兩段生活中的一段，  
另一段較少人知，  
但一樣精彩。

現在生活多姿多彩，  
我也自覺比以前更吸引人，  
但我很清楚，  
我的魅力源於我所經歷過的一切。

我老了。  
大家都好像喜歡聽上年紀的說舊時，  
我也不介意講，  
但發生過太多事情，  
有些連自己也不記得了。

我很少會說話。  
我知道我在重覆講同一個故事，  
但我在同時講很多事。  
我同時在很多地方講很多事。  
別嫌我煩。  
說過夠之後，  
我又會回復平日的悶不作聲。  
到那時，  
你們想聽都聽不到。

## 畫廊地下



我一直在內觀。

近日，  
我覺得我的狀態和靜坐差不多。  
要是你也有這個習慣，  
你會明白我在說甚麼：

我動也不動，  
默不作聲，  
一直在內觀，  
觀察體內每一個部分，  
觀察體內每一個運作，  
觀察體內每一個流動。

我明瞭這些部分、運作、流動都不完全是我，  
我只是這些部分、運作、流動的載體。  
我只須內觀，  
看着他們，  
甚麼也不用做，  
一切自然流暢無阻，  
成為我。

我也會和體內每一個部分、流動對話，

全部都是不同的我，  
全部都是同一個我，  
全部都是我。

而我也在一直變化，  
即使是以你現在看見我這個樣子，  
這些年來也做過幾多事情。  
我想你總會看過一兩件吧。

你現在見到的，  
只是眾多我之中的一個，  
我在這裏無處不在，  
我在這裏各處自說自話。

不遠處的卧椅是我，  
前面往下的樓梯是我，  
門口處牆上的兩條坑是我，  
天花上的水管是我，  
街外被塗鴉的老牆也是我。

除非你離開，  
否則這裏都是我，  
這裏就是我，  
而且從來都是這樣。

但我只是一直在內觀。

## 咖啡廳（冰窖）牆上



（樹）

哎喲，這裏附近還有甚麼和我同一個年代呢。就數我身邊，全是比我年輕得多、不相熟的。小時候時就認識的，可能只剩下幾棵樹。我們常笑說，到底我們那一個會站在這裏久些。

（會督府、堅尼地道 28 號）

和我差不多年紀的，因為越來越少，都住得遠，但總算在同一區內。幸好大家和我一樣，都過得好像還不錯，生活優渥，照顧周到。大家和我一樣，都隨時代轉變，做着些和原本全然不同的事，大家也好像樂在其中。這是現在的人說的「增值」吧。

（PMQ、大館）

有些以前比我做些更平平無奇的，現在索性改名換姓，由頭到腳都做了不少功夫，搖身一變為優雅的。但我們是老朋友，而且個個不同，不怕比較。

（天主教聖母無原罪主教座堂、魯班廟、嘉諾撒仁愛女修會教堂、合一堂香港堂、猶太教莉亞堂、聖公會聖保羅堂、些利街清真寺、基督教香港崇真會救恩堂）

不過，我們那個年代留下來的，會否只是我們那過時的外貌 — 我們大都已經不再操故業了。還是有信教的夠堅持，沒有人敢碰，而且依舊人來人往。即使人人說這個地方有多物質，宗教還是一樣穩固。我敬佩他們信教的，由始至終不變，看見他們信教的，就好像看到我們那個時代一般。

（政府山）

他們那一家人呀，本來德高望重，住好食好的，但大概是樹大招風，他們被剝奪生計之後，還有人想拆散家庭，逼他們個個做不同的事，直叫他們斷送老字號？他們現在是家道中落，但還算齊齊整整。我真替他們擔心呀，不知他們甚麼時候又會被整。

（新政府總部）

然後那一家人的生意，差不多全數轉歸新一輩的。他呀，作風看來新派，裝作坦誠開放的樣子，但其實最霸道封閉，這樣不準，那樣不許，很是不老實。他又愛出風頭，不好好做事，就站在當眼處指指點點，我真看不過眼。而今這一代，這樣的不少吧。

（中環街市）

哎呀，要數命不好，就真要數到他呀。他原本是個平凡的，心頭也不高，也沒打算活多久，爭些甚麼名利。但現在他本行一定做不回，而且半生不死的，不斷在做手術，還搭了橋，我快要認不出他了！他也時醒時睡，沒有主意，任由他們魚肉。有時我真想，我要是他這樣，還不如死了來得痛快。

（皇后碼頭）

有些貢獻良多，地位超然的，想不到不被善待，黯然過身。過身後，他們出於懷念，出於欺瞞，出於徬徨，出於了無新意，又模彷這些作古的，高貴偉大的。這些新一代模彷得很好，一切外型細節都栩栩如生。但我看着新一代的樣子，就知道歲月經歷是模彷不了的。而且，我不明白，既然他們覺得上一代好，為何不好好善待，又為甚麼要新一代裝模作樣的模仿上一代呢？想起他們東施效顰，我只覺得嘔心。

（七八十年代消失的建築）

不過，說真的，現在我們這個年紀的，待遇已經比以前好多了。我好些老朋友，在幾廿年前就先走了，他們連問也不問，一心只是想着錢，老朋友也接受命運，很多默默地死去。其實，當時我也是其中一份子，默默等着離世，但幸虧我躲在一處，被好心人救活過來罷了。

（地盤）

別說是你，就是我從沒離開過，每日定眼看着這裏，還是沒發現有些忽然之間就走了，位置空了出來。有時，我只為意又少了一些，卻已經想不起以前那裏有個甚麼。當然，有人說生死有命，樂得看見新一輩出頭。我只是慨嘆大家命怎麼都不長。即使更尋常的，更平庸的，只要無病無痛，都不該無緣無故的死去呀。

（四處的高樓大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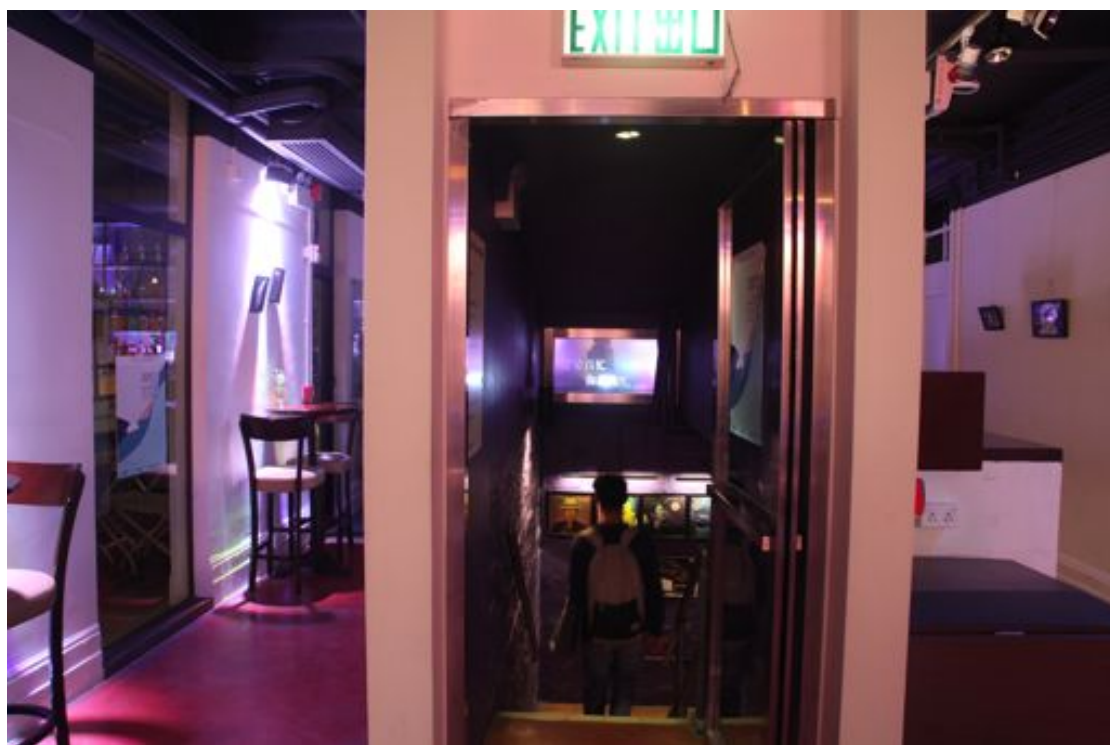
有時，我看最新一代生出來，比我這輩高大得太多了。這是強壯的表現，抑或其實空虛疏離？他們的確是年輕，喜歡鬥高鬥大門新潮，毫不在意恆久與否。無論如何，現在在港上飄流時，只能看見高大的他們，爭着看海，也爭着被看。我老了，樂得坐在一角看，他們要鬥就鬥個夠。

(燈飾)

我也不太明白新一輩的品味。他們現在總喜歡戴些大大個牌子的頭飾，又穿些閃來閃去的衣服，有些還是五顏六色的。好些在頭上戴些燈，照來照去。十一月還未完，就開始着聖誕裝；一過了聖誕，又弄得自己一身又金又紅，趕着去拜年。真的這麼想慶祝嗎？慶祝也用不着弄得這麼俗氣吧。



## 餐廳（Colette's）玻璃



我好像見過你。  
你是那個常來的誰嗎？  
我看過你在我身邊行過？  
還是我們是第一次見面？  
這裏人太多，  
事太多，  
我又早已不是十八廿二，  
記不下這麼多。  
其實，我連自己幾多歲也忘了。  
到了這個年紀，  
多一歲少一歲，  
真的沒有分別。

今日你是來談公事，  
來談心，  
來談天說地，  
來說三道四，  
來喝杯東西減壓，  
還是來沾染文化藝術？

我看着這個地方越來越匆忙：  
談公事要快，  
沾染文化藝術要快，

喝杯東西減壓要快，  
談心要快，  
談天說地要快，  
說三道四也要快。  
我沒興趣跟大家趕。

要是真忙，  
你就先忙你的，  
我有時間，  
反正我自己會一直在這裏，  
我有的是時間，  
我日子還長着呢。

## 街外後門



我知道你們大多都沒有時間，  
沒有閒情在此停留。  
我身邊只有這些許位置停留，  
也沒有甚麼好停留，  
以前可不是這樣的，  
幾時開始我身邊變得這樣狹窄？

不少人說，  
這裏像條河，  
你們像順流水滾下的沙石，  
還是像逆流向上的小生物？  
但這也視乎對你而言，  
怎樣才算是「上」，  
怎樣才算是「下」。  
例如，

填海而來的北面是「下」，  
卻也是金融中心的中心，  
也可以是「上」，  
卻也理所當然是上。  
大家都不是說要向上爬嗎。  
看着這麼多車，  
這麼多人每日不斷流向海邊，  
我在這裏這麼久，  
還是搞不清那裏該是上，  
那裏該是下。

你可能是特意來看我。  
要是這樣，  
我多謝你探望。  
我老了，  
不如年輕的身壯力健，  
你也有眼見，  
近來在做點小手術，  
不礙事的，  
很多人在照料我，  
內內外外都照顧得很細緻。  
我很快就會好起來，  
容光煥發。  
別看我外表看來一身傷患，  
血氣和五臟六腑都運作如常。

要是你碰巧行過，  
你可能只見我喃喃自語，  
也不明白我在說甚麼。  
要是你經常經過這裏，  
這不會是你第一次望這個角落吧？

現在，  
在這道急流之中，  
可能只得你或你的同伴，  
不識趣的站在這裏，  
看我說話。  
要是繁忙時間，  
或是遇到趕時間的人，  
你大概會被怒瞪，  
或是被其他匆忙途人報以不爽聲響。  
這地方越來越不友善了。

但你還是站在這裏。

要是你沒有同伴，  
你可能以為你是自己一個，  
但其實，我也是站在這裏，  
和現在的你一樣，  
不識趣的站在這裏，  
比你站得更久，  
比你站得久得多，  
比你站得久太多。  
曾經有人覺得我不識趣，  
該走了，  
我卻偏不走，  
現在大家都不能再逼我走。  
多虧我夠不識趣。

若果這裏真是一條河流，  
那我可以是塊頑石，  
被急速的流水，  
急速的車，  
急速的人，  
急速的時間沖刷，  
我還是站着。

很多人說這是一艘船，  
而下面原來真有地下水。  
我哪個地方都駛不出去，  
而海邊由離我幾條街，  
越移越遠，  
最後被遮住看不見了，  
但上了這艘船的人，  
還是好像各自去了不同的時間，  
不同的地點。  
這是這艘船特別之處。

要是你想躲開這逼瘋人的急流，  
喘息一會，  
圍着這艘船行，  
總會找到個入口，  
就好像一艘船有不同入口一樣。  
我還有很多話說，  
我可以在裏面再慢慢說，  
你也可以慢慢聽，  
用不着現在這樣被人白眼。

這說來的確話長呢。



地下劇場外玻璃（塵）



我一直站在這裏 你們越行越快 無人好好看我一眼

街外路口（影）



你有留心看 在急流之中 看到我在跟你說話 我一直站在這裏